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

卻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筵籬的錢，聽見賈母說賞，忙命小廝們快撒錢，只聽滿台錢響。賈母大悅。二人遂起身，小廝們忙將一把新暖銀盞捧來，遞與賈璉手內，隨了賈珍，趨至裡面。賈珍先到李嬪娘席上，躬身取下杯來，回身，賈璉忙斟了一盞，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，也斟了。二人忙起來，笑說：「二位爺請坐著罷了，何必多禮？」於是除邢王二夫人，滿席都離了席，也俱垂手旁站。賈珍等至賈母榻前，因榻矮，二人便屈膝跪了。賈珍在前捧杯，賈璉在後捧壺。雖只二人捧酒，那賈琮弟兄等卻都是一溜排班隨著他二人進來，見他二人跪下，都一溜跪下。湘雲悄推他，笑道：「你這會子又幫著跪下做什麼？有這麼著的呢，你也去斟一巡酒，豈不好？」寶玉悄笑道：「再等一會再斟去。」說著，等他二人斟完起來。又給邢王二夫人斟過了，賈珍笑說：「妹妹們怎麼著呢？」賈母等都說道：「你們去罷，他們倒便宜些呢。」賈珍等方退出。當下天有二鼓，戲演的是《八義觀燈》八齣，正在熱鬧之際，寶玉因下席往外走。賈母問：「往那裡去？外頭炮仗利害，留神天上掉下火紙來燒著。」寶玉笑回說：「不往遠去，只出去就來。」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著。寶玉出來，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著。賈母因說：「襲人怎麼不見？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，單支使小女兒兒出來。」王夫人忙起身笑說道：「他媽前日沒了，因有熱孝，不便前頭來。」賈母點頭，又笑道：「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，要是他還跟我，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？這些竟成了例了。」鳳姐兒忙過來笑回說：「今晚便沒孝，那園子裡頭也須得看著，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！這裡一唱戲，園子裡的，誰不來偷瞧瞧？他還細心，各處照看。況且這一散後，寶兄弟回去睡覺，各色都是齊全的。若他再來了，眾人又不經心，散了回去，鋪蓋也是冷的，茶水也不齊全，便各色都不便宜，自然我叫他不用來。老祖宗要叫他來，我就叫他就是了。」賈母聽了這話，忙說：「你這話很是，你必想的周到。快別叫他了。但只他媽幾時沒了？我怎麼不知道？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，怎麼倒忘了？」賈母想了想，笑道：「想起來了。我的記性竟平常了。」眾人都笑說：「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！」

賈母因又歎道：「我想著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場，又伏侍了雲兒，末後給了個魔王，給他魔了這好幾年！他又不是僮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，沒受過僮們什麼大恩典，他娘沒了，我想著要給他幾兩銀子，發送他娘，也就忘了！」鳳姐兒道：「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兩銀子，就是了。」賈母聽說，點頭道：「這還罷了。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，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，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。如今他兩處全禮，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？」又命婆子拿些果子、菜饌、點心之類和他二人吃去。琥珀笑道：「還等這會子？他早就去了。」說著，大家又吃酒看戲。

且說寶玉一徑來至園中，眾婆子見他回房，便不跟去，只坐在園門裡茶房裡烤火，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鬥牌。寶玉至院中，雖是燈火燦爛，卻無人聲。麝月道：「他們都睡了不成？僮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。」於是大家躡手躡腳，潛蹤進鏡壁去一看，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，那一頭有兩個老嫗打盹。

寶玉只當他兩個睡著了，纔要進去，忽聽鴛鴦嗽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天下事可知難定！論理，你單身在這裡，父母在外頭，每年他們東去西來，沒個定準，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；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，你倒出去送了終！」襲人道：「正是，我也想不到能夠看著父母殯殮。回了太太，又賞了四兩銀子，這倒也算養我一場，我也不敢妄想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忙轉身悄悄向麝月等道：「誰知他也來了。我這一進去，他又賭氣走了，不如僮們回去罷，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話。襲人正在那裡悶著，幸他來的好。」說著，仍悄悄出來。寶玉便走過山石後去站著擦衣。麝月秋紋皆站住，背過臉去，口內笑說：「蹲下再解小衣，留神風吹了肚子！」後面兩個小丫頭知是小解，忙先出去，茶房內預備水去了。

這裡寶玉剛過來，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，又問：「是誰？」秋紋道：「寶玉在這裡呢，大呼小叫，留神嚇著罷！」那媳婦們忙笑道：「我們不知，大節下來惹禍了。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！」說著，已到跟前。麝月等問：「手裡拿著什麼？」媳婦道：「是老太太賞給金花二位姑娘吃的。」秋紋笑道：「外頭唱的是『八義』。沒唱『混元盒』，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？」寶玉命：「揭起來我瞧瞧。」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，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。

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茶點，點了一點頭就走。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。寶玉笑道：「這兩個女人倒和氣，會說話。他們天天乏了，倒說你們連日辛苦，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。」麝月道：「這兩個就好，那不知理的也太不知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是明白人，擔待他們是粗夯可憐的人就完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，出了園門。

那幾個婆子，雖吃酒鬥牌，卻不住出來打探，見寶玉出來，也都跟上來。到了花廳廊上，只見那兩個小丫頭——一個捧著個小盆，又一個搭著手巾，又拿著漚子小壺兒——在那裡久等。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，說道：「你越大越粗心了。那裡弄得這冷水？」小丫頭笑道：「姑娘，瞧瞧這個天！我怕水冷，倒的是滾水，這還冷了。」正說著，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著一壺滾水走來，小丫頭便說：「好奶奶，過來給我倒上些水。」那婆子道：「姐姐，這是老太太沏茶的，勸你去盥罷。那裡就走大了腳呢？」秋紋道：「不管你是誰的！你不給我，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！」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，忙提起壺來倒了些。秋紋道：「夠了！你這麼大年紀，也沒見識！誰不知是老太太的？要不著的，就敢要了？」婆子笑道：「我眼花了，沒認出這姑娘來。」寶玉洗了手，那小丫頭拿小壺兒倒了漚子在他手內，寶玉漚了。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，跟進寶玉來。

寶玉便要了一壺暖酒，也從李嬪娘斟起。他二人也笑讓坐。賈母便說：「他小人家兒，讓他斟去。大家倒要乾過這杯。」說著，便自己乾了。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，薛姨媽李嬪娘也只得乾了。賈母又命寶玉道：「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，不許亂斟，都要叫他乾了。」寶玉聽說，答應著，一一按次斟上了。至黛玉前，偏他不飲，拿起杯來，放在寶玉唇邊。寶玉一氣飲乾。黛玉笑說：「多謝。」寶玉替他斟上一杯。鳳姐兒便笑道：「寶玉別喝冷酒，仔細手顫，明兒寫不的字，拉不的弓。」寶玉道：「沒有吃冷酒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我知道沒有，不過白囑咐你。」然後寶玉將裡面斟完——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丫鬟們斟的——復出至廊下，又給賈珍等斟了。坐了一回，方進來，仍歸舊坐。

一時，上湯之後，又接著獻「元宵」。賈母便命：「將戲暫歇，小孩子們可憐見的，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。」又命將各樣果子，元宵等物拿些給他們吃。

一時歇了戲，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，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，賈母命他們坐了，將弦子琵琶遞過去。賈母便問李薛二人：「聽什麼書？」他二人都回說：「不拘什麼都好。」賈母便問：「近來可又添些什麼新書？」兩個女先回說：「倒有一段新書，是殘唐五代的故事。」賈母問是何名。女先兒回說：「這叫做『鳳求鸞』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個名字倒好，不知因什麼起的，你先說大概，若好再說。」女先兒道：「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，那一位鄉紳，本是金陵人氏，名喚王忠，曾做過兩朝宰輔。如今告老還家，膝下只有一位公子，名喚王熙鳳。」眾人聽了，笑將起來。賈母笑道：「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？」媳婦忙上去推他說：「是二奶奶的名字，少混說！」賈母道：「你只管說罷。」女先兒忙笑著站起來說：「我們該死了！不知是奶奶的諱！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怕什麼？你說罷。重名重姓的多著呢。」女先兒又說道：「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，那日遇了大雨，到了一個莊子上避雨。誰知這莊上也有位鄉紳，姓李，與王老爺是世交，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。這李鄉紳膝下無兒，只有一位千金小姐。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。」

賈母忙道：「怪道叫做『鳳求鸞』。不用說了，我已經猜著了：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為妻了。」女先兒笑道：「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？」眾人都道：「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？就是沒聽見，也猜著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些書就是一套子，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，最沒趣兒。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，還說是『佳人』！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。開口都是「鄉紳門第」，父親不是尚

書，就是宰相。一個小姐，必是愛如珍寶。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，無所不曉，竟是絕代佳人。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，不管是親是友，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，父母也忘了，書也忘了，鬼不成鬼，賊不成賊，那一點兒像個佳人？就是滿腹文章，做出這樣事來，也算不得是佳人了！比如一個男人家，滿腹的文章，去做賊，難道那王法看他是一個才子就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？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。再者：既說是世宦書香，大家子的小姐，又知禮讀書，連夫人都知書識禮的，就是告老還家，自然奶媽子丫頭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，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知道？你們想想：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？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了不是？」

眾人聽了，都笑說：「老太太這一說，是謊都批出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有個原故。編這樣書的人，有一等妒人家富貴的，或者有不遂心，所以編出來糟蹋人家。再有一等人，他自己看了這些書，看邪了，想著得一個佳人纔好，所以編出來取樂兒。他何嘗知道那世宦讀書人家兒的道理！——別說那書上那些大家子，如今眼下，拿著們這中等人家說起，也沒那樣的事。別叫他謔掉了下巴頰子罷！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，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。這幾年我老了，他們姐兒們住的遠，我偶然悶了，說幾句聽聽，他們一來，就忙著止住了。」李薛二人都笑說：「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。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。」

鳳姐兒走上來斟酒，笑道：「罷，罷！酒冷了，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拚罷。這一回就叫做『拚酒記』，就出在本朝，本地，本年，本月，本日，本時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，『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』。『是真是謊且不表，再整觀燈看戲的人』。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杯酒，看兩齣戲著，再從逐朝話言拚起，如何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斟酒，一面笑。未說完，眾人俱已笑倒了。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，都說：「奶媽好剛口！奶奶要一說書，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！」

薛姨媽笑道：「你少興頭些！外頭有人，比不得往常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，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，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。這幾年因做了親，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！便不是從小兒兄妹，只論大伯子，小孀兒，那二□四孝上『斑衣戲彩』，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，我這裡好容易引的老祖宗笑一笑，多吃了一點東西，大家喜歡，都該謝我纔是，難道反笑我不成？」賈母笑道：「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；倒是虧他纔一路說，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，我再吃鍾酒。」吃著酒，又命寶玉：「來敬你姐姐一杯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不用他敬，我討老祖宗的壽罷。」說著，便將賈母的杯拿起來，將半杯剩酒吃了，將杯遞與丫鬟，另將溫水浸的杯換一個上來。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，另將溫水浸著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，然後歸坐。

女先兒回說：「老祖宗不聽這書，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兩個對一套『將軍令』罷。」二人聽說，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。賈母因問：「天有幾更了？」眾婆子忙回：「三更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怪道寒浸浸的起來。」早有眾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。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：「老太太不如挪進暖閣裡地炕上，倒也罷了。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，我們陪著就是了。」賈母聽說，笑道：「既這樣說，不如大家都挪進去，豈不暖和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恐裡頭坐不下。」賈母道：「我有道理：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，只用兩三張併起來，大家坐在一處，擠著，又親熱，又暖和。」眾人都道：「這纔有趣兒！」

說著，便起了席。眾媳婦忙撤去殘席，裡面直順併了三張大桌，又添換了果饌擺好。賈母便說：「都別拘禮，聽我分派，你們就坐纔好。」說著，便讓薛李正面上坐，自己西向坐了，叫寶琴、黛玉、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，向寶玉說：「你挨著你太太。」於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著寶玉。寶釵等姐妹在西邊。挨次下去，便是婁氏帶著賈藍；尤氏李紈夾著賈蘭；下面橫頭是賈蓉媳婦胡氏。

賈母便說：「珍哥，帶著你兄弟們去罷，我也就睡了。」賈珍等忙答應，又都進來聽吩咐。賈母道：「快去罷，不用進來。纔坐好了，又都起來。你快歇著罷，明兒還有大事呢。」賈珍忙答應了，又笑道：「留下蓉兒斟酒纔是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正是，忘了他。」賈珍應了一個「是」，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。二人自是歡喜，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，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。不在話下。

這裡賈母笑道：「我正想著：雖然這些人取樂，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。蓉兒這可全了。蓉兒！和你媳婦坐在一處，倒也團圓了。」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，賈母笑道：「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，又要吵起來。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。也罷，且叫他們歇歇，把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，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罷，也給他們瞧瞧。」媳婦們聽了，答應出來，忙的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傳人，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。小廝們忙至戲房，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概帶出，只留下小孩子們。

一時，梨香院的教習，帶了文官等□二人，從遊廊角門出來，婆子們抱著幾個軟包——因不及抬箱，料著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。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，只垂手站著。

賈母笑道：「大正月裡，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？你們如今唱什麼？纔剛八齣『八義』，鬧的我頭疼，們們清淡些好。你瞧瞧，薛姨太太，這李親家太太，都是有戲的人家，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；這些姑娘們都比們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，聽過好曲子。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玩戲的人家的班子，雖是小孩子，卻比大班子還強。們們好歹別落了褒貶，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。叫芳官唱一齣《尋夢》，只用簫和笙笛，餘者一概不用。」文官笑道：「老祖宗說的是。我們的戲，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；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，再聽個喉嚨罷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正是這話了。」李嬌娘薛姨媽喜的笑道：「好個靈透孩子！你也跟著老太太打趣我們！」賈母笑道：「我們這原是隨便的玩意兒，又不出去做買賣，所以竟不大合時。」說著，又叫葵官：「唱一齣《惠明下書》，也不用抹臉，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太太聽個助意兒罷了。若省了一點兒力，我可不依。」

文官等聽了出來，忙去扮演上台，先是《尋夢》，次是《下書》。眾人鴉雀無聞。薛姨媽笑道：「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，從沒見過只用簫笛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也有，只是像方纔《西樓楚江情》一支，多有小生吹簫合的。這合大套的實在少。這也在人講究罷了，這算什麼出奇？」又指湘雲道：「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，他爺爺有一班小戲，偏有一個彈琴的，湊了《西廂記》的《聽琴》，《玉簫記》的《琴挑》，《續琵琶》的《胡笳十八拍》，竟成了真的了。比這個更如何？」眾人都道：「那更難得了。」賈母於是叫過媳婦們來，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《燈月圓》。媳婦們領命而去。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。

鳳姐兒因賈母□分高興，便笑道：「趁著女先兒們在這裡，不如們們『傳梅』，行一套『春喜上眉梢』的令，如何？」賈母笑道：「這是個好令啊，正對時景兒。」忙命了人取了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，給女先兒擊著。席上取了一枝紅梅，賈母笑道：「到了誰手裡住了鼓，吃一杯。也要說些什麼纔好？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依我說，誰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？我們這不會的，不沒意思嗎？怎麼能雅俗共賞纔好。不如誰住了，誰說個笑話兒罷。」眾人聽了，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兒，肚內有無限新鮮趣令；今見如此說，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，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。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叫妹妹的，告訴他們快來聽：「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！」眾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。

於是戲完樂罷，賈母將些湯細點果給文官等吃去，使命響鼓。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，或緊或慢，或如殘漏之滴，或如迸豆之急，或如驚馬之馳，或如疾電之光，忽然咽住鼓聲。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，鼓聲恰住，大家哈哈大笑。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，眾人都笑道：「自然老太太先喜了，我們纔託賴些喜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酒也罷了，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。」眾人都說：「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的還好，賞一個，我們也笑一笑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並沒有新鮮笑話兒的，少不得老臉皮厚的說一個罷。」因說道：

「一家子養了□個兒子，娶了□房媳婦兒。惟有第□房媳婦兒聰明伶俐，心巧嘴乖，公婆最疼，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。這九個媳婦兒委屈，便商議說：『們們九個心裡孝順，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兒嘴巧，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。這委屈向誰訴去？』有主意的說道：『們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，和閻王爺說去，問他一問，叫我們託生為人，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，我們都入了夯嘴裡頭？』那八個聽了都喜歡，說：『這個主意不錯！』第二日，便都往閻王廟裡來燒香。九個都在供桌底下睡著了。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，左等不來，右等也不到。正著急，只見孫行者駕著『筋斗雲』來了，看見九個魂，便要拿金箍棒打來。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，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。孫行者聽了，把腳一跺，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『這原故幸虧遇見我！等著閻

王來了，他也不得知道。」九個人聽了，就求說：『大聖發個慈悲，我們就好了！』孫行者笑道：『卻也不難：那日你們妯娌一個個託生時，可巧我到閻王那裡去，因為撒了一泡尿在地下，你那個小嬌兒便吃了。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，有的是尿，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！』」

說畢，大家都笑起來。鳳姐兒笑道：「好的呀！幸而我們都是夯嘴夯腮的，不然，也就吃了猴兒尿了！」尤氏妻氏都笑向李執道：「俗們這裡頭誰是吃過猴兒尿的？別裝沒事人兒！」薛姨媽笑道：「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。」

說著，又擊起鼓來。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，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，以咳嗽為記。須臾，傳至兩遍，剛到鳳姐兒手裡，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，女先兒便住了。眾人齊笑道：「這可拿住他了！快吃了酒，說一個好的罷。——別太逗人笑的腸子疼。」鳳姐兒想一想，笑道：「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，合家賞燈吃酒，真真的熱鬧非常。祖婆婆、太婆婆、媳婦、孫子媳婦、重孫子媳婦、親孫子媳婦、姪孫子、重孫子、灰孫子、——滴里搭拉的孫子、孫女兒、外孫女兒、姨表孫女兒、姑表孫女兒……噯啣啣！真好熱鬧！……」眾人聽他說著，已經笑了，都說：「聽這數貧嘴的！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！」尤氏笑道：「你要招我，我可撕你的嘴！」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：「人家這裡費力，你們緊著混，我就不說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說你的。底下怎麼樣？」鳳姐兒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，吃了一夜酒就散了。」

眾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，也都再無有別話，怔怔的還等往下說，只覺他冰冷無味的就住了。湘雲看了他半日，鳳姐兒笑道：「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：幾個人拿著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，引了上萬的人跟著瞧去。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，就偷著拿香點著了。只見撲哧的一聲，眾人鬨然一笑，都散了。這抬炮仗的人抱怨賣炮仗的捍的不結實，沒等放就散了。」湘雲道：「難道本人沒聽見？」鳳姐兒道：「本人原是個聾子。」眾人聽說，想了一回，不覺失聲都大笑起來。又想著先前那個沒完的，問他道：「先那一個到底怎麼樣？也該說完了。」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：「好羅唆！到了第二日是□六日，年也完了，節也完了，我看人忙著收東西還鬧不清，那裡還知道底下的事了？」眾人聽說，復又笑起。

鳳姐兒笑道：「外頭已經四更多了，依我說：老祖宗也乏了，俗們也該『聾子放炮仗』，散了罷。」尤氏等用絹握著嘴，笑的半仰後合，指他說道：「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！」賈母笑道：「真真這鳳丫頭越發鍊貧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吩咐道：「他提起炮仗來，俗們也把煙火放了解解酒。」

賈蓉聽了，忙出去帶著小廝們，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，將煙火設弔齊備。這煙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，雖不甚大，卻極精緻，各色故事俱全，夾著各色的花炮。黛玉稟氣虛弱，不禁劈拍之聲，賈母便摟他在懷內。薛姨媽便摟湘雲，湘雲笑道：「我不怕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專愛自己放大炮仗，還怕這個呢！」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。鳳姐兒笑道：「我們是沒人疼的！」尤氏笑道：「有我呢，我摟著你。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。聽見放炮仗，就像吃了蜜蜂兒屎的，今兒又輕狂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等散了，俗們園子裡放去。我比小廝們還放的好呢。」

說話之間，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。又有許多「滿天星」、「九龍入雲」、「平地一聲雷」、「飛天□響」之類的零星小炮仗。放罷，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「蓮花落」，撒得滿台的錢，那些孩子們滿台的搶錢取樂。

上湯時，賈母說：「夜長，不覺得有些餓了。」鳳姐忙回說：「有預備的鴨子肉粥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吃些清淡的罷。」鳳姐兒忙道：「也有裹兒熬的粳米粥，預備太太們吃齋的。」賈母道：「倒是這個還罷了。」說著，已經撤去殘席，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。大家隨意吃了些，用過漱口茶，方散。□七日一早，又過寧府行禮，伺候掩了祠門，收過影像，方回來。此日便是薛姨媽請吃年酒。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，坐了半日，回來了。自□八日以後，親友來請，或來赴席的，賈母一概不會，有邢夫人、王夫人、鳳姐三人料理。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，餘者亦皆不去，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。當下元宵已過。鳳姐忽然小產了，合家驚慌——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